

谭学礼
叶建明◎著

官场

红颜

红顶商人胡雪岩说过：
做生意，要**官场**、**洋场**、**赌场**、**情场**五场皆通方可。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textured wall. In the upper right, there is a small, ornate lamp with a single light bulb. To the left of the lamp, there are dark, leafy vines climbing up the wall. On the far left, a vertical strip of fabric with a floral pattern is visible. The title '厨房红颜' is written in large, bold, black calligraphic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ver.

譚学礼
叶建明◎著

厨房红颜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楔 子.....	001
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裸照事件	006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话筒里“啧啧”传来一阵女性软绵绵的靡靡笑音，暧昧的气息通过一根细线，弥漫在贾浩南的耳边，恍惚之间，他的眼前晃动着—个齿白唇赤、描眉涂妆的粉红女郎。

第二章 敲诈也升级	021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现在，这个谢勇强的敲诈很可能才是一个大盘的涨停点，明天谁知道会涨到多少？再说，没有一个人会对着一棵硕大的摇钱树发呆犯愣，除非他是一名重度的精神病患者。

第三章 无声的角斗（上）	039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笑靥之下，往往掩盖着虚伪与狡诈，潜伏着阴谋和暗算；商场之上，还会存留几多淳朴与真实？

第四章 无声的角斗（下）	056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承诺，有时候重于泰山，有时候轻于鸿毛。说话一口唾沫一个钉的人，是男子汉；言而无信、信口雌黄的则是小人，甚至于混蛋一个。

楔 子.....	001
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裸照事件	006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话筒里“啧啧”传来一阵女性软绵绵的靡靡笑音，暧昧的气息通过一根细线，弥漫在贾浩南的耳边，恍惚之间，他的眼前晃动着—个齿白唇赤、描眉涂妆的粉红女郎。

第二章 敲诈也升级	021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现在，这个谢勇强的敲诈很可能才是一个大盘的涨停点，明天谁知道会涨到多少？再说，没有一个人会对着一棵硕大的摇钱树发呆犯愣，除非他是一名重度的精神病患者。

第三章 无声的角斗（上）	039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笑靥之下，往往掩盖着虚伪与狡诈，潜伏着阴谋和暗算；商场之上，还会存留几多淳朴与真实？

第四章 无声的角斗（下）	056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承诺，有时候重于泰山，有时候轻于鸿毛。说话一口唾沫一个钉的人，是男子汉；言而无信、信口雌黄的则是小人，甚至于混蛋一个。



官场红颜

第五章 董事长身边的卧底 073

图谋不轨者没有丑恶之分，包藏祸心并不是那些面目可憎者的专利，有谁知道那些和善可亲之人会不会是笑里藏刀呢？

第六章 黑名单 092

像郭思雅这种唧唧喳喳的角色，风吹了，会破坏空气清新，雨淋了，会影响水源质量，雷击了，会浪费电力资源。

第七章 失踪记者之谜 109

“星怡，你说的不错，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谋杀案.....”

第八章 焦尸疑案 127

那些含苞绽放的妖艳花朵，往往潜伏着致命的毒素与邪恶，有谁知道，就在如此霞色娇妍的景致背后，却也会隐藏着罪恶与血腥！

第九章 意外绑架 143

一听“开房”二字，贾浩南一下子敏感起来，红太阳大酒店的偷拍事件，至今还是心有余悸。

第十章 迷雾重重 160

有时候，也许就是短暂的几秒，宝贵的生命就会像昙花一现瞬间消失，或者犹如流星划过天际，悄无声息地融入茫茫黑暗之中。

第十一章 人肉搜索（上） 174

杀手徒然可恶，可是，这些人只是一件被动的工具而已，他们血管里流淌的液体也许是紫黑的颜色，人性泯灭，人伦陨没，他们的躯壳已像一具行尸走肉，灵魂犹如坟茔之中飘移的鬼火，将脑袋掖在腰间，藐视着法律的威严。

第十二章 人肉搜索（下） 186

黑色不是一个单纯的符号，这两个汉字的组合，从古至今，就是一个与吉祥背道而驰的形容词，它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心理上的惊悚与恐怖，而且还会与悲哀与痛苦如影相随。

第十三章 劫匪惊魂 200

读完留言，程星怡倏然一惊，这条留言字里行间虽然看不到一个赤裸裸恐怖的字眼，却明显地感到了一种扑面而来的血腥杀气，毫无疑问，这是杀手温文尔雅的暴力通牒！

第十四章 绝密艳情 214

“啊！”陈菲儿一声娇嗔的惊呼，忙不迭地轻舒纤细的长臂，用那双柔滑无骨的玉手去遮掩云山雾罩之处……

第十五章 同犯 229

是的，这是一出大戏，戏中的分镜头剧本也是早已策划好的既定情节，而道具却不是虚拟的货币，扮演男一号的贾浩南实实在在付给了绑匪六百萬元的 RMB，只是客串了一下“角色”的疤癩眼与一撮毛等人轻轻松松就每人分得二百万 RMB。

第十六章 鹿死谁手 247

绑匪拍照片干什么？他们是不是另有所图呢？这个后





官场红颜

遗症会不会也像“偷拍大盗”谢勇强那么难缠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他也无法猜测出来，只是在脑子里画出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第十七章 夺标之战 259

灿烂阳光之下，有时会有变幻莫测的风云倏忽而至；光鲜亮丽的美好生活，也会掺杂一些不和谐的音调；请千万不要忘记，每时每刻，有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会如影随形地伴随于你的左右，这个影子就叫——悬念！

第十八章 谎言如歌 272

“你还记得武云山风景区吗？一株梧桐树下，陈菲儿坐在你的两腿之上正在兴致勃勃地上下运动，这个‘性福’的镜头我要是让你的夫人萧雅岚看到，你猜一猜看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？”

第十九章 危情一刻 285

“咔嚓咔嚓”两声，两名杀手几乎是同时将车窗玻璃踢得粉碎，程星怡“啊”的尖叫一声，猝不及防之下，溅射的玻璃碎片将程星怡的左脸割破，血一点一滴地顺着脸颊滑落下来。

第二十章 破雾 300

也许，刚从死亡的陷阱里露出头来，对于下一个死亡他似乎已经无所畏惧，顽抗与否，他的名字也即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户籍簿上彻底删除，灵魂会随风而去，尸骸会化作一泡廉价的粪土，隐匿一切，已无必要，再说，冤逝的亡魂在冥暗的地下也不会让他苟且偷存。

尾 声 311



楔子

一弯眉月悄无声息钻进浓厚的云缝之中，混混沌沌的夜空变得幽暗黑漆，恍如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扯开了一块硕大无比的黑丝绒布，倏然之间，把夜朗星稀若隐若现的夜景遮掩得严严实实，咫尺难辨。

夜，黑得像是无边无际的深渊，然而，却更是某些暴力者的天堂。

黑暗之中，从来都是潜伏着邪恶；夜幕之下，会有几多冒险者在蠢蠢欲动酝酿着罪恶的心念？

一座边陲小镇，孤零零地笼罩在黑魑魍的暗夜中。

零点时分，街上仅有的几盏路灯次第熄灭之后，狭窄的小街上顿时漆黑一团，那些参差不齐的建筑物，在密不透风的黑幕包裹下，宛如一只只奇形怪状的巨兽，摆出了一种面目狰狞、张牙舞爪的造型。

忽然，一辆小车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，两盏近光灯像是魔鬼的眼睛，闪着诡谲的光芒。小车无声无息滑进小镇，在小街的一个角落里戛然而止，开车的是一名刀疤脸，他熄灭车灯，在黑糊糊的驾驶室中仔细辨认了一阵，对旁边的络腮胡男子说：“大哥，没错，谢勇强就在前边的小院。”

络腮胡一挥手，冷冷地说：“那好，下车，为保万无一失，咱们兵分两路，我前你后，分头行动。”

刀疤脸率先跳下车来，猫着腰瞅了几下，接着，就像一个幽灵似的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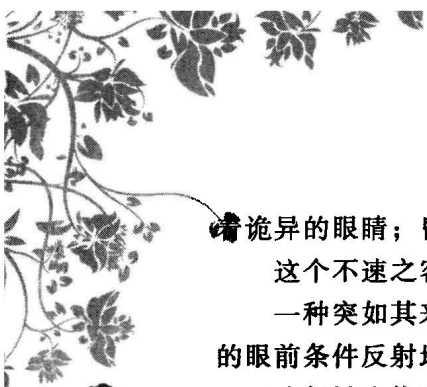
一身夜行衣装束的络腮胡虽然人高马大，却是行动敏捷，灵巧似猴，他来到小院前，从两米多高的砖墙一翻而过，落地无声。跃过院墙，络腮胡蹑手蹑脚摸到正屋门前，掏出一串钥匙，就着微型电筒昏暗的光影，把钥匙插进锁孔里缓慢地拧动。

一阵窸窣窣窣的声音传来，声响虽然十分微弱，睡梦中的谢勇强还是觉察到了，如今，他的处境犹如惊弓之鸟，睡眠状态也是支棱着一只耳朵。遽然之间，他从床上一跃而起，撩开窗帘的一角向外窥探，“咯噔”一下，他的毛发倒竖，只见门外闪着一束猩红色的光影，像一团若明若暗的鬼火，眨



楔

子



官场红颜

诡异的眼睛；昏暗的光束下，他从侧面分明看到了那个黑影狰狞的面孔。

这个不速之客不是警察，也不可能会是一名小偷！

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迅速蔓延到他的四肢百骸，冥冥的漆黑中，谢勇强的眼前条件反射地蹦出了两个字：杀手！

犹如被火烧屁股的猴子，哪有片刻的犹豫，谢勇强转身一跃而起，几个箭步就蹿到了后门前，一推门，上着锁，于是，他“哗”的一把推开窗户，从上面“扑通”一下跳到后院，伸手一指几步外的一个庞然大物，只听“滴”的一声怪异的尖叫，一个圆溜溜的红灯骤然亮起。

原来，这是一部停放于后院的小车，他要借助于四个轮子的现代化工具，急速地逃离这里。

气喘吁吁地跨上车，谢勇强即刻麻利地打火挂挡启动，这几个动作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完成，小车“吱嘎”一声尖利的呼啸，以八十迈的时速向外冲去，贼亮的车灯“刷”的一下照亮了小镇的街道。

车子风驰电掣地驶出了小镇，从反光镜中望着绝尘远遁吞噬万物的黑暗，谢勇强惊恐不安的心情暂时松懈下来，哼，杀手，我看是一只菜鸟，你的两条腿能跑过四只轮子？

呵呵，望车兴叹吧！

逃离险境的谢勇强几乎要笑出声来。

一丝得意的笑容挂在嘴角还没有退去，突然，后面的一束光线射到后视镜上，将他的眼睛冷不丁刺了一下。

啊，难道是杀手的车？

一霎时，谢勇强的心又像一根绷紧的弦，他一下子警觉起来，右脚向下使劲踩油门，“吱”的一下，车子如离弦之箭，飓风一样向前冲刺，雪亮的车灯穿云破雾般地把涌来的黑暗“刷刷”劈成两半。

两束光柱撕破重重黑幕，像一头发疯的公牛，一头扎入阴森森的夜幕之中。谢勇强看到，车灯照射的远方，隐隐约约现出了黑巍巍的峰峦轮廓，那是险峻逶迤的云岭山；朦朦胧胧的夜色中，此起彼伏的重峦叠嶂极像一只巨大的怪兽，突突兀兀横亘于眼前，直瞪瞪地盯着他，好似要一口把他吞噬。

一种不祥的预兆迅速涌上谢勇强的心头，难道今天难逃一劫？

走了一阵儿，谢勇强从后视镜中发现，后面的那两道光柱时而射到车尾上，时而扫到车的两侧，若即若离，如影随形、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。

或许不是杀手的车，可能是一辆路经小镇的夜车罢了。

一丝侥幸的心理冲淡了他刚才的凛然恐惧之感，谢勇强撮着嘴巴吹了一



声刺耳的口哨，借以放松紧绷的神经。自己神经兮兮的这是怎么了？东躲西藏的逃亡生涯，难道每时每刻都会疑神疑鬼风声鹤唳？

“嘿嘿……嘿嘿嘿！”

倏地，一串阴冷的笑声十分清晰地聒进他的耳里。

哪儿来的笑声？车上就他孑然一人，不会有第二个两条腿的动物，声音从何而来？

一个冷噤，漆黑中，谢勇强面孔悚然绷紧，他心陡然一颤，只觉得一股莫名的寒意弥漫而来，踩油门的脚板一松，车猛地跳跃了一下，他随手掀了一下开关，头顶上的小灯“哗”的一下亮了，谢勇强扭头扫了一眼，一切如常。

真是活见鬼了！幸亏我不是一名疑似心脏病患者，不然的话，受到如此惊吓，恐怕早已心力交瘁，两腿一蹬，小命玩完！谢勇强嘟囔了一句，熄灭小灯，车内又趋于一片暗黑之中。

“哼……哼哼哼！”

熄灯没到一分钟，又是一阵阴森森的诡异之声，十分刺耳地飘荡在车内窄小的空间，好似魔鬼的眼睛盯着他的后脑勺，谢勇强头皮一炸，心瞬间抽紧，他感到了一种冰霜彻骨的寒气仿佛从遥远的冰山雪域突如其来，一身鸡皮疙瘩刷地遍布全身；惊恐之下，他又一次掀亮了小灯，扭头一瞅，后座之上，一个狰狞的头髅就像从地狱里冒出来似的，乍然而现。

“妈呀！”谢勇强双眼暴睁，惊叫一声，双手一抖，车身扭着八字斜刺着向外冲去，手忙脚乱之下，他向里一打方向盘，车轮碾着路壕边沿一掠而过。

心惊肉跳的战栗过后，谢勇强战战兢兢地又一扭头，后面空空如也，他不禁疑窦顿起，难道刚才惊魂一幕是幻觉所致？可是，如果是幻觉，那阴森之音从何而来？难道真是鬼魂作祟？

惊魂未定之下，谢勇强的心咚咚乱跳，他的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前方，忽然，感到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一股热气从右侧徐徐轻拂在他的脖颈之上，好像有一个娇艳的女人在对他吹气如兰。

昏暗的灯光下，反光镜中映出了一张脸，确切地说，是一张恐怖的鬼脸！

刹那间，谢勇强魂飞魄散，惊恐万状之下，他猛地一脚踩死了刹车，只听“吱嘎”一声刺耳的怪叫，漆黑的公路上，车轮下火星四射，一股焦糊味弥漫在墨黑的夜空，车子滑行了十几米，打了个趔趄，喘着粗气停滞



楔

子



停前。

强烈的恐惧几乎让谢勇强肝胆欲裂，车未停稳，他一把推开车门，“扑通”一下跳出车外。

车内，一只大手揭去了鬼脸面具，暗淡的光影下，是一副灰色的马脸，一条斜斜歪歪的紫褐色疤痕贯穿于他的右脸，好似一只粗大的蝎子爬到脸上，装神弄鬼者正是刀疤脸。看到谢勇强吓得魂不附体，刀疤脸冷笑一下，下车便追。

与此同时，后面的那辆车旋风一般追逼上来，两道刺目的光柱“刷”地从车旁掠过，以闪电般的速度疯狂冲到前面“嘎”的一下刹住，红色的尾灯在黑暗中像是魔鬼的眼睛，闪烁着诡谲的颜色，夜色之中看着甚是惊悚。

此时，落荒而逃的谢勇强方才醒悟，车上并没有鬼，而是早已潜伏于车内的杀手，看来，他们白天踩好了点，在动手之前，另一名杀手绕到后院，藏于车内，开锁的杀手，只不过是打草惊蛇，故意让他外逃，好在荒郊野外把他干掉。

络腮胡从前面的车上跳下来，手握一根橡胶警棍，狞笑着迎面拦住了谢勇强的去路。

谢勇强大惊失色，不由得心中暗叹：完了！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自己手无寸铁，怎能逃过两名穷凶极恶的职业杀手？

一瞬间，生的希冀转眼即逝，死的恐惧像冰冷的寒流飓风般向他袭来。

反正是死路一条，谢勇强决定拼个鱼死网破。他一咬牙，双眼中迸发出一种骇人的寒光，只见他突然回头，弓着身子，把头颅当做攻击的武器，像一头暴怒的雄狮迎面撞向刀疤脸，猝不及防之下，刀疤脸一下子被撞了个仰八叉。谢勇强趁机疾走几步，一个箭步跨进了驾驶室，刚要拧动钥匙，只听“啪嚓”一声爆响，刀疤脸一脚踹破了车窗玻璃，随即一只魔爪伸进车窗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就向外拉，谢勇强忍受着火辣辣的刺痛，双手紧攥方向盘，脑袋随着身子的力度拼命向后拉拽。

好像一场奇特的拔河比赛，一方要将里面的人拉下车，另一方却拼尽全力做垂死挣扎。可是，人类单薄的头皮哪能承受如引强烈的撕拉？僵持片刻，只听车里“啊呀”一声惨叫，刀疤脸手里攥着一缕头发向后“嘎”地摔倒。

这是一缕带着血肉的头发！

巴掌大小的一块皮肉硬生生从谢勇强的头上强行脱离，顿时，红色的液

官场红颜



体汨汨涌出，滴滴拉拉糊住了他的双眼。此时，谢勇强顾不得钻心的灸痛，摸索着又去拧动钥匙，却见络腮胡打开车门，“啪啪”两拳，击在他的脸颊上，这样狠毒的重击，对于谢勇强来说，更如雪上加霜。重击之下，谢勇强眼冒金星，一头栽出车外。

眼看谢勇强奄奄一息，苟延残喘，刀疤脸一努嘴巴，问道：“大哥，怎么处理？”

络腮胡一拧眉毛，凶相毕露：“这还用问吗？马上让他停止呼吸！”

人在面临最后的死亡时刻，往往会爆发出一种超乎想象的惊人力量。络腮胡话没落地，满脸血污的谢勇强突然从地上一蹦而起，像一头饿狼似的，一口咬住了络腮胡拿棍的右手，络腮胡杀猪般号叫起来，手中的橡胶警棍脱手而出。刀疤脸愣了一下，这一迟钝，谢勇强已经蹿出五六米远，刀疤脸哪敢耽搁片刻，拾起警棍撒开脚丫就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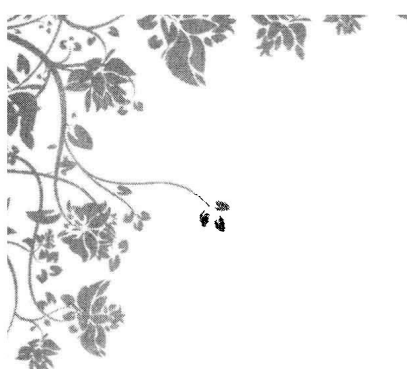
谢勇强夺路而逃，刚刚跑出十几米远，一股阴风从后袭来，“梆梆”两下，谢勇强哼都没来得及哼一下，就像一截木桩似的一头扑倒在地……

徒然的反抗，是死亡前的回光返照！



楔

子



第一章 裸照事件

话筒里“哧哧”传来一阵女性软绵绵的靡靡笑音，暧昧的气息通过一根细线，弥漫在贾浩南的耳边，恍惚之间，他的眼前晃动着一个齿白唇赤、描眉涂妆的粉红女郎。

01

头发亮，人运旺。

纤尘不染的发型是贾浩南每天缺一不可的功课，这是他的形象。此时，贾浩南仰靠在黄褐色的意大利老板椅上，白皙颀长的脸上挂着一丝抑制不住的笑靥，丝丝缕缕的人造微风前仆后继向他倾泻而来，不知不觉之间，闭目养神的贾浩南由假寐状态升级到温柔之乡。

“叮铃铃，叮铃铃……”

遽然之间，大班台上铃声大作，响彻刺耳。

一个激灵，昏昏欲睡的贾浩南冷不丁从惬意之中来了个正襟危坐，神经质地打了一个寒噤，来电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这部电话是从来不向外界公开的，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会是谁呢？

贾浩南拿起话筒，轻声细语地问：“喂，请问，您是哪位？”他打电话的时候从来都是彬彬有礼的，这是他一贯的作风。细节决定成败，不经意的疏忽，也许会使自己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，瘟疫般的口耳相传，飓风一样的街谈巷议，把一名德高望众的企业家贬低为一介山野村夫，那是一夜之间的事情。

维护公众面前的光辉形象，让他时时刻刻如履薄冰。好的口碑与人气，是一把万能钥匙，是一盏闪烁的绿灯，作为一位威震一方的红顶商人，这种光环，好似植入公众心目中的一枚微型芯片，这枚芯片就是一座金佛，巨额的花花绿绿 RMB 也不可能轻易得到，这是他在一方水土之上纵横驰骋的筹





码，十分的弥足珍贵，所以，他会甘心情愿去做光辉形象的“奴隶”。

话筒里“哧哧”传来一阵女性软绵绵的靡靡笑音，暧昧的气息通过一根细线，弥漫在贾浩南的耳边，恍惚之间，他的眼前晃动着一位齿白唇赤、描眉涂妆的粉红女郎。

嗲声嗲气的声音传入他的耳鼓：“老板，您是贾总吧？”

“没错，我就是，你是哪位，有什么事吗？”贾浩南没有否认。

又是一阵哧哧的笑声，贾浩南身上几乎就要泛起一层鸡皮疙瘩，对方说：“贾总，您是不认识我的，可是，您作为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家、大慈善家，我是如雷贯耳；不好意思，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吧，我这个无名小卒，能不能请您出来喝一杯清茶呢？”

用不着丝毫思忖，贾浩南马上明白了对方的“不良”企图。

“对不起，我现在正忙。”说着，贾浩南嘴角挂上了一丝轻蔑的表情，优雅地挂断了电话。

这是一位自作多情的女郎，抬举点儿说是小姐，往低贱点儿说那就是一只“土鸡”而已，此刻，她也许正裸露着三分之二的窈窕美腿，叉着蜂腰，对着话筒摆出一种风骚俗气的造型，发泄着自己的痴心妄想，或许，她是心血来潮，凑巧找来这个号码，来一番恶作剧，打发无聊透顶的时光。

挂断电话，贾浩南起身来到办公室的中央，扭了扭脖颈，就开始舒筋活骨的运动，伸了一下懒腰，刚板正身子，大班台上的电话又“叮铃铃”地响彻在超大型的董事长办公室。

难道还是那位陌生女郎的骚扰电话？

电话屏幕上一闪一闪地跳动着莹莹的蓝光，贾浩南一扫来电显示的号码，就像看到一条徐徐蠕动的蛆虫，一种厌烦的情绪不可遏制地蔓延到他的全身。如果他对此置之不理，或者拿起电话毫不客气把对方斥责一番，那不是他的性格，也充分体现不了自己日积月累的涵养，贾浩南伸手抓起红色话筒捂到耳边，话筒里又是一阵“哧哧”的笑声，不过没有刚才那样暧昧，好像有一种似曾熟悉的感觉，他不温不火地说：“喂，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我现在正忙，请你自重好不好？”

正要挂断电话，“扑哧”一声，一种熟悉的声音直灌耳际，对方的笑声提高了十个分贝。

“你，你是……”这个声音很熟，可是，隔着一根金属线，却也拿捏不准是哪位女士，他扫了一眼旁边的日历，今天也不是愚人节呀？

“嗬嗬嗬……”



“贾董事长，远在天涯，近在咫尺，你可真是日理万机，费心劳神，难道换了一个号码，就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么？”

“哈哈，是雅岚呀，你这么神神叨叨的，是不是在搞火力侦查啊？”这个陌生的号码，原来是他的夫人萧雅岚打来的，她的声音圆润柔和，极富磁性，是一种标准的京腔。而之前的通话，则是她刻意地掩饰与模仿，虽然是假音假调，他却万难分辨。

萧雅岚以调侃的语气说：“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所以我才以特殊的方式和你玩一个庸俗的游戏，在此，我向你郑重地宣布，你过关了，也算是一名模范丈夫。”

“嘿嘿，雅岚，这是哪儿跟哪儿呀？怎么能说‘也算是’呢？咱们俩人之间，这么多年来风雨同舟，是不可能产生信任危机的。”贾浩南即刻将自己含金量极高的信息库扫描了一遍，也没有捕捉到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日子，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有些歉意地说，“雅岚，你就别玩捉迷藏了，今天，到底是个什么日子？”

“浩南，我就知道你忘记这个日子，不过，你今天还算表现不错，那就将功折过了。”萧雅岚放他一马，并没有计较。

“雅岚，你就不要故弄玄虚了，到底是什么日子？”说了半天，贾浩南还是一头雾水，不知所以。

话筒里又传来萧雅岚哧哧的笑声，“这个，你要真不知道，那就搁肚里闷闷也好，我也就暂时保鲜一下。”接着她又说，“晚上八点，你要推去一切应酬，咱们俩人去浪漫一把。”

“浪漫？”贾浩南愣怔片刻，随即忍俊不禁，“雅岚，老夫老妻的，你认为还是年轻时代？开口闭口的把‘浪漫’挂在嘴上。”

“谁老夫老妻啦？”那边的萧雅岚不依不饶地说，“咱们还没有年过半百，怎么就是‘老夫老妻’了呢？”

从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中，贾浩南好似看到了萧雅岚由嫣然一笑，变得双眉紧蹙。萧雅岚接着郑重提示：“浩南，记着，晚上八点，红太阳大酒店520房间，不见不散。”说完，挂断了电话。

这是一个浪漫的悬念，今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？

贾浩南从抽屉里摸出一部精致的镶钻手机，滴滴答答按了一气，拨通了一个号码开口就说：“菲儿，今天的约定暂时取消。”

“哟，为什么呢？”话筒里是一个娇滴滴的女声。

“晚上有一个重要的应酬。”

“哼，你莫不是喜新厌旧，又去摧残哪一位青春少女？”话筒里传来那个菲儿刻薄的嘲弄。

“不是，不是。”贾浩南压低嗓门说，“是这样的，晚上萧雅岚非要约我出去，嗯……我有个会，唔，就这样吧。”说罢，生怕对方再说一个字，匆匆结束通话。

诱惑，是一个狰狞的魔鬼，它潜伏在阴影里，每时每刻都在窥探着人们的一举一动，它不仅会吞噬人的灵魂，还会毫不吝啬地终结一个人的生命。

霓虹灯下灯红酒绿的场所，暗夜里沉渣泛起的娇媚幽灵，虚拟网络的萍水相逢……原始欲望的驱使，总是让一些人蠢蠢欲动，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即可将自己躯体内的雄性荷尔蒙像决堤的大坝肆意泛滥。于是，在都市的女性群体，又流行着一个时尚的词语：查岗。

今天的萧雅岚，心血来潮时尚了一把，扮演了一次小姐的角色，也许她是为今天的特殊的日子添一点笑料，或者不是恶作剧，就是对他来一次突然的查岗。

是的，红杏倒挂，情感外泄，对于一个风平浪静的家庭而言，是一种潜在的危机，不啻于一场无法预测的N级地震。

一层紫蓝色的光晕在贾浩南的脸上若隐若现，外面紫绿色装饰玻璃幕墙将直射的光线过滤。伫立在玻璃窗前，这个城市的景色一览无余，尽收眼底，每一回的俯瞰，都会让他产生一次心旷神怡的感觉。

三十层的顶楼，五百多平方米的空间，三面环形的高大玻璃窗，超豪华的室内装修，组成了这间别具一格的董事长办公室。

大手笔，始终是贾浩南的性格。

02

黄昏，夕阳的余晖把飘浮的云朵染上了猩红的血色，西方的云际镶嵌着一幅奇妙的图画，亚奥集团办公大楼蔚蓝色的玻璃幕墙上，也在不断地变幻着五彩斑斓的光影。

一辆黑色大奔驶出亚奥集团的地下停车场，这是贾浩南的座驾，他不是那种外表烧包的商人，动辄就是加长型的豪华劳斯莱斯，招摇撞市显摆自己的财富，展示庸俗的狂妄，时尚的说法网民称为极品俗气。他对那些低级的欲望膨胀和暴富情结，一向是嗤之以鼻的，他的观点认为，这种典型的张狂，有一种飞扬跋扈的嫌疑，冠之以这个词语的人，极易成为众矢之的的，



的时候，它会在潜移默化中，演绎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。

“贾董，您是回家还是去另外一个地方？”开车的板寸头问。

贾浩南说：“去一趟红太阳大酒店。”

一直到现在，贾浩南也不知道萧雅岚留给他的悬念是什么，既不是萧雅岚的生日，也不是他的生日，儿子萧楠的生日也未到时日，那么，今天的日子会有何特殊呢？

难道是患上了健忘症？不可能吧！如果是有此症的嫌疑，自己怎么会把萧楠的生日记得清清楚楚呢？

思来想去，几乎把记忆库都搞得乱七八糟。

二十分钟后，走进红太阳大酒店的大厅，贾浩南吩咐板寸头：“刘爽，你在520旁边开个房间，一切活动自己安排。”刘爽一米八五的身材，人高马大，精明强干，既是他的司机，又是他的贴身保镖，出门在外，还承担着秘书之类的角色，身兼数职。当然，在特别重要的公众场合，模特出身的女秘陈菲儿是必不可缺的，她不仅是总部出类拔萃的高级女秘，而且还是百里挑一的公关部经理。

走出电梯，来到520房间的外面，贾浩南对萧雅岚设置的这个悬念还是猜摸不透，老婆究竟要进行怎样的浪漫？

敲响门铃，赭红色的房门悄然而开，娇小玲珑的萧雅岚一身红裙飘然而至，贾浩南有些愕然：今天老婆披红挂彩，这是唱得哪门子戏？

门敞开着，萧雅岚就有所动作，只见她一个鱼跃，双手吊在了他的脖子上，“吧”的一声，一记香吻，他的脸上赫然印上了一个鲜艳欲滴的红心。

“雅岚，房门还没有关上，小心春光外泄哪。”贾浩南的身上像吊着一个沉甸甸的挎包，他双手托着老婆白光光的美腿，“噔”的一脚把门踢上。

萧雅岚笑盈盈地盯着贾浩南的眼睛，娇嗔地问：“老公，今天是个什么日子？”

“雅岚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你不是说要浪漫吗？怎么浪漫？”

“哼，你整天埋头钻研RMB，身边还有女妖精陈菲儿勾你的魂，我看你早把这个重要的日子丢到后脑勺啦。”萧雅岚的脸上现出了幽怨的神色，白了他一眼，从他的怀抱里轻盈地滑落在红地毯上，“噔噔”地走到房间的中央，突然，灯光遽然熄灭，房间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

怎么搞的？停电也不预先通知一声？贾浩南正要摸出手机照明，只听“咻啦”一声响，一片红光出其不意地把房间的黑暗驱散。原来，是萧雅岚拉开了紫红色的巨大帷幕，顿时，一股温馨的气息迎面扑来，只见圆桌上的